

综上所述,熊应雄所著《小儿推拿广意》为儿科推拿法中之要籍,其在诊断方面尤重视形、色望诊;治疗方面倡导小儿推拿,最早提出了“推攒竹,推坎宫”的推拿手法,规范了推拿手法及次序,扩大了小儿推拿适应症,同时不偏废方药治疗,强调辨证论治,注重鞠育调护。《小儿推拿广意》为小儿推拿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为儿科临床提供了宝贵的参考经验。

### [参考文献]

- [1] 张建斌. 《推拿广意》简介和学术成就探析[J]. 江苏中医药, 2012, 44(10): 67-69.
- [2] 江静波. 清代有关小儿推拿疗法的文献[J]. 辽宁中医杂志, 1960(2): 31-33.
- [3] 熊应雄. 小儿推拿广意[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9.
- [4] 李华东. 古代推拿文献研究[D]. 济南: 山东中医药大学, 2006.
- [5] 吴润秋, 祝刚. 推拿医籍精粹[M]. 北京: 人民军医出版社, 2008.
- [6] 查炜. 清代小儿推拿的学术特点[J]. 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1, 2(4): 187-189.
- [7] 陆亮亮, 廖品东. 小儿推拿“头面三法”试解[J]. 按摩与导引, 2004, 20(6): 57-58.
- [8] 魏毅. 小儿外治法研究与应用[J]. 亚太传统医药, 2013, 9(4): 53-54.
- [9] 刘晓玲, 梁凡, 朱华, 等. 《小儿推拿广意》选方用药思想探析[J]. 四川中医, 2016, 34(7): 7-9.

(责任编辑: 刘淑婷)

## 肾气丸方衍变及历代发挥浅析

马武昆

汝阳县人民医院中医内科, 河南 汝阳 471200

**[摘要]** 通过搜集历代医家对肾气丸的沿用、衍变的记载, 分析其背景及其辨证论治的思想, 总结探讨临床应用经方的方法及规律, 以指导当代中医临床。

**[关键词]** 肾气丸; 经方; 肾气; 肾阳; 桂附地黄丸; 济生肾气丸

**[中图分类号]** R28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0256-7415 (2018) 08-0208-02

DOI: 10.13457/j.cnki.jncm.2018.08.063

## A Brief Analysis on Development and Exertion of Prescription of Shenqi Pills in Successive Dynasties

MA Wukun

**Abstract:** Through collecting records of following and development of Shenqi pills by the medical practitioners in successive dynasties, analyzed the backgrounds and thoughts of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ment, summarized and explored the methods and rules of prescriptions in clinical application, so as to guide the Chinese medicine in modern clinical practice.

**Keywords:** Shenqi pills; Prescriptions; Kidney qi; Guifu Dihuang pills; Jisheng Shenqi pills

肾气丸一方为东汉张仲景所创, 其所著《金匮要略·血痹虚劳病脉证并治篇》有言: “虚劳腰痛, 少腹拘急, 小便不利

者, 八味肾气丸主之”。此外, 另有痰饮、转胞、脚气、消渴等共五种肾气不足之病症均以此方为解, 即“补肾气治五病”。

**[收稿日期]** 2017-12-22

**[作者简介]** 马武昆 (1980-), 男, 主治中医师, 主要从事中医内科临床工作及经方研究。

方药配伍精妙，是仲景最为经典的调达阴阳、补肾益气之方，后世医家习惯称之为金匱肾气丸，并在临证中多有发挥，沿用至今。

肾气丸原方组成为：干地黄八两，山茱萸、山药各四两，泽泻、牡丹皮、茯苓各三两，桂枝、炮附子各一两，炼蜜为丸，以酒下。其主证病机为久病体虚，五脏俱损，阴损及阳，命门火衰，水火不济，气化不行，故腰痛少腹拘急、小便不利。方中君药滋阴补肾，臣药封脾藏肾，补肝益气，助君药以补肾精，君臣共达阴中求阳之旨；茯苓、泽泻渗湿泄浊，牡丹皮清虚热、泄邪火，使三焦得以疏利，肾阳方可通畅；桂、附量少为使，温肾助阳而不燥烈，少火温煦即可生气。诸药合用，补泻兼施，温而不烈，滋而不膩，使得阴阳互生，气化得行，缓急并利小便。仲景创此方，指明为“虚劳”而设。全方重用滋阴补肾，少用温阳生火，其方义甚明，意在温补肾气。正如柯琴所言：“此肾气丸……义不在补火，而在微微生火……”。

然而，张景岳在《类经附翼·真阴论》亦有言：“仲景八味丸，即益火之剂也”，对后世影响颇大，至今学界仍对仲景肾气丸补肾阳抑或补肾气之功效归属存有争议<sup>[1]</sup>。对此，愚以为可以从以下几点进行理解：①阴阳为人体之根本，气血津液皆为标，气虚则阳虚，阳虚则气化受阻，此方阴阳并用，温阳以化气，可说是既补阴阳，又生肾气；②观肾气丸所治“五病”均无里寒之象，亦无舌脉之论述，却多有小便异常之证，推测仲景应是以此症为挈领，“异病同治”，温阳实为化气；③以本方桂、附用量之少，且入丸剂，与仲景真武汤、桂枝附子汤等温阳剂之桂、附用法、用量均不可相提并论，以仲景对桂、附应用之精妙，可见其本意并无明确补阳之意；④若本证气损及阳，寒邪显现，而肾气丸温阳之力较弱，大可将桂、附适当加量，即可温肾助阳化气。此即仲景“随证治之”之思想。

东晋葛洪《肘后方》对仲景肾气丸方有所发挥：干地黄四两，山茱萸、山药、牡丹皮、茯苓、桂枝各二两，附子、泽泻各一两；至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所载“虚劳不足……腰痛小腹拘急小便不利”之八味肾气丸演变为：干地黄八两，山药、山茱萸各四两，牡丹皮、泽泻、茯苓、桂心、炮附子各三两；王焘《外台秘要》载：干地黄八两，山茱萸五两，山药、泽泻各四两，牡丹皮、茯苓、桂心各三两，附子二两，用治“脚气上入少腹，少腹不仁”，从以上演变可以看出上述医家在运用肾气丸时，药味虽无变化，但均增加了本方中桂枝、附子的用量，从而增加其温肾助阳之力，用治肾阳虚诸证。正如前述所言，其方义已由温补肾气演变为温肾助阳。

北宋时期，太医钱乙提出小儿“纯阳之体，无烦(须)益火”，将仲景八味丸中干地黄易为熟地黄，并裁掉温阳之桂、附，创制六味地黄丸。其君药熟地黄味甘、性味微温、归肝肾二经，具有益肾填精、滋阴养血之功；山药益气养阴、培土生

金，山茱萸益肾补肝、固涩收敛，二者为臣；泽泻、牡丹皮、茯苓为佐，防熟地黄之滋膩、制山茱萸之酸收、助山药之健运，六味合用，三补三泻，以补为主；肝、脾、肾三阴俱补，其用意显是以补肾阴为主。原方用治小儿“五迟”之证，后世将其发挥，广泛应用于各科凡属肾阴虚诸证者。如清《医宗金鉴》将六味地黄丸增加知母、黄柏而成知柏地黄丸。取知、柏之滋阴润燥、清热泻火之功，主治肾阴不足、阴虚火旺所致骨蒸潮热、失眠盗汗、腰膝酸痛诸症；后世更有麦味、杞菊、加味等地黄丸、七味都气丸、耳聋左慈丸等，均是在六味地黄丸的基础上加味而成，立方均以滋阴为首要治则，其所治诸症均以肾阴或肝肾不足为根本病机。

南宋严用和受《三因方》“肾为水肿之源”理论的影响，在《济生方》中将仲景八味丸中桂枝易为肉桂，干地黄易为熟地黄，加入车前子、牛膝，名为济生肾气丸，在温肾助阳的基础上利水消肿之功更强，主治肾阳亏虚，阴水不化诸症。

至明代，张景岳提出“水火命门学说”，其临床既善用温补，也重视滋阴。在仲景八味丸的基础上裁去“三泻”之茯苓、牡丹皮、泽泻，易桂枝为肉桂，加入菟丝子、鹿角胶、枸杞子、当归、杜仲，演变为温阳益肾、填精补血之纯补肾阳之剂右归丸；在六味地黄丸的基础上裁去“三泻”，加入菟丝子、鹿角胶、枸杞子、龟胶、牛膝，演变为滋阴益肾、补肝养血之纯补阴虚之方左归丸。左、右归丸(饮)的创制，充分体现了明代“命门学说”的发展以及张景岳对“医易同源”思想的运用和发挥。

今之成药组方与仲景八味丸最为接近的当属桂附地黄丸(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制药厂、九芝堂、宛西制药等)，组方均为：肉桂、附子、熟地黄、山茱萸、山药、茯苓、泽泻、牡丹皮。其功能主治均为为温肾补阳，主治肾阳不足，表现为腰膝酸冷，小便不利或反多，痰饮喘咳等。与仲景原方区别在于将原方中干地黄更换为熟地黄。济生肾气丸沿用至今；而今之金匱肾气丸(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制药厂等)则并非古方仲景八味丸，观其组方，实为济生肾气丸，功能主治与济生肾气丸亦基本相同，用时当仔细甄别；其他如六味、知柏、杞菊、左归、右归等基本沿用古方至今。

从仲景八味肾气丸的组方衍变中可以管窥，历代医家在临证中对前贤之方进行化裁发挥及临床运用，与其不同的历史背景及学术流派、学术思想有密切的关系，同时又促进了中医学学术思想的不断发展。诊病辨证，遣方用药，皆须勤求古训，亦当博采众方。研究探讨经方衍变历史及其特点，指导当代中医临床，是中医学不断完善和发展创新的内在要求。

## 【参考文献】

- [1] 于东林, 丁然. 从肾气丸的组成及功效谈气分阴阳[J]. 河北中医, 2013, 35(11): 1652-1653.

(责任编辑: 刘淑婷)